

人物 | 传记 | 人物 | 传记 | 人物 | 传记 | 人物

双麻将军

肖 阳/著

孙殿英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双麻将军

——孙殿英

肖 阳/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麻将军——孙殿英/肖阳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5.7

ISBN 7-5059-2285-8

I. 双… II. 肖… III. 传记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3495 号

双麻将军——孙殿英

肖 阳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 9708 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125 印张 2 插页 201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册

ISBN 7-5059-2285-8

I·1655

定价:9.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打麻将	大名专和“清一色”	
	拉同盟	北平特放“一条龙”……	(2)
第二章	会郑州	东陵盗宝得肯定	
	战亳镇	初斗蒋军扬威名 ……	(13)
第三章	匪劝匪	蒋介石胸怀妙计	
	兵骗兵	孙殿英心有高招 ……	(27)
第四章	得番号	仅凭一棵“大白菜”	
	驻晋城	全仗几圈麻将牌 ……	(35)
第五章	抗倭寇	挥师北上热河省	
	保朋友	撤兵西去包头城 ……	(48)
第六章	索旧债	孙殿英暗派杀手	
	算新帐	蒋介石明封高官 ……	(60)
第七章	驻临河	杨明卿一身正气	
	进银川	孙殿英四面楚歌 ……	(69)
第八章	见旧友	赌钱济贫传佳话	
	拜新主	抚孤救弱留美谈 ……	(80)
第九章	见发妻	张瘸子马前泼水	
	识大局	孙麻子山西起兵 ……	(93)
第十章	下汉口	拜权贵晋献西瓜	
	留林县	厌特务拒纳新人……	(103)

第十一章	除强徒 保实力	孙殿英喜得牌匾 柴文竹忧失月亭……	(114)
第十二章	黄河畔 漳河边	孙麻子送鹿接鹿 庞瘸子欺马惧马……	(126)
第十三章	厌军统 爱朋友	笑脸迎特务进驻 含泪送部下出行……	(138)
第十四章	暗藏奸 明使坏	孙麻子卑躬曲膝 庞瘸子趾高气扬……	(149)
第十五章	恨败兵 痛失儿	杨明卿仗责亲子 孙殿英义释元凶……	(159)
第十六章	护同仁 卫部下	李鸿庆救人放奸 孙殿英杀官做媒……	(171)
第十七章	根不正 心里明	生死关头失大节 附敌下山存良心……	(183)
第十八章	新乡市 道口镇	孙殿英广交朋友 杨明卿四面树敌……	(196)
第十九章	飞机落 剧团丢	孙麻子命令后退 张拐子率部冲锋……	(207)
第二十章	新乡市 汤阴城	蒋介石安抚炮灰 孙殿英获得新生……	(219)
第二十一章	情义无价 黄金并不珍贵	……	(227)

第二十二章	艰难起步	
	向往光明.....	(239)
第二十三章	迎接胜利	
	含笑离世.....	(250)

内 容 介 绍

满脸麻子靠打麻将起家、靠赌博娶妻、靠赌博带兵打仗的孙殿英，曾在1928年东陵盗宝，使中外世界震惊。本书翔实地记述了他40年的兵匪生活，刻划了他朝三暮四，赌博人生、投蒋反蒋、抗日附日、联共反共，最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获得新生、悔过自新的一生。同时也展现了他性格疯狂狡猾、行侠仗义、爱兵如子的一面。作者以生动地描写，流畅的语言，塑造了孙殿英悲剧的一生。趣味性、可读性强。

第一章 打麻将 大名专和“清一色” 拉同盟 北平特放“一条龙”

他以赌起家，以赌要要，以赌会友，偏偏碰上了两个想赢他的人

吃过夜宵，孙殿英摸一摸八字胡，笑眯眯地看着梁厚敦和赵戴文，好半晌才问：“大半夜了，还打不打？”

梁。赵是阎锡山派来的特使，前者为阎锡山的秘书、字化之，后者为山西督军公署参谋长。字次陇。两人均是来做说客的。

孙殿英自东陵盗宝之后，广贿达官贵人，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再受重用。他的国民革命军第12军番号依旧，又被阎锡山委以大名镇守使，手握重兵，有了一块梦寐以求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他常以宋时的梁中书第二自居，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粮饷丰盛，武器装备也借东陵之宝得以更新，兵员扩展为三个师。三个独立旅。两个独立步兵团。一个独立骑兵团和一个独立炮兵团，总兵力达七八万之多，已是北方一个兵多将广。实力雄厚的大军阀。

而今，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反蒋介石，欲战中原，深感孙殿英这支部队的重要，特派手下两位亲信，来游说他共伐老蒋。

孙殿英一向豪赌，以赌会友，以赌识人，他身居阎锡山之下，岂敢得罪这两位“钦差大人”？但是，他聪明过人，巴结上司独有一着，不是简单送礼，而是借赌送礼。在前半夜的大赌中，他赢少输多，已在麻将桌上不知不觉地分送了两位特使各四五千“袁大头”。

两位特使不知好歹，赢的正在兴头上，还以为自己手气正旺，哪肯轻易罢休？

梁化之冷冷一笑：“镇守使如果输不起了，我们还是早点休息

为好。”

“不玩就不玩吧！”赵戴文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孙殿英，“不打也好！孙镇守使的麻将打得太臭。再打下去也没多大意思……”

孙殿英面对两人的挤兑，笑而不语，低头抽大烟。

他手下的旅长杨明卿是拉来做陪的，却忍不住拍桌子叫了起来：“妈的！欺人太甚！麻哥，别装蒜种，坐过来和他们分个上下！”

“真打？”孙殿英笑问杨明卿，毫无怒意。他小时生活贫困，曾一度跟母亲乞讨拾柴为生，染上天花落下满脸麻子。他不似阿Q那般护短，常以“孙麻子”、“老殿”自称，喜欢部下和亲信称自己为“孙大麻子”或“麻哥”。至于杨明卿放肆拍桌子大喊大叫，他心中根本就不当成一回事。他信奉“亲而不疏。官而不畏”的格言，待部下不分上下，常与他们无拘无束地嬉戏。逗骂。

“不打是龟孙！”杨明卿瞪他一眼。

“对！输不起了，把老婆让出来也行！”梁化之的矛头直指孙殿英，因为四人中就他一人老婆随军。

“我是舍命陪君子的，输赢不在乎！”赵戴文貌似忠厚，寓意更深，意谓不打者小人也。

“你们都同意打呀？好吧，恭敬不如从命。我就陪你们玩几圈。”孙殿英一挥手，“来人！上钱！拿牌！”

随着一声令下，一位副官拿上一副麻将牌摆上。另一位副官搬出一口木箱，当众打开，露出了整整一箱耀眼的“袁大头”。

两位特使都是抱着元宝跳井——舍命不舍财的主儿，目光直勾勾地盯到了箱子上，狠不得不打牌就将钱弄到手。

“请吧！”孙殿英一手拉起一个，到牌桌前落坐。“你们有本事就把这两万银元拿走。我大麻子保证一辈子不打麻将。”

两位特使心还在银元上，一时无言答对。可以说，他们以被孙殿英的气势镇住了。

杨明卿冷笑：“你们都是秀才进书房——看书（输）吧！”

“你们说的，怕输可是龟孙！”孙殿英找出东、南、西、北四张风牌，“摸风定庄吧！”

四人摸过风头，定下方位：梁化之的上家是赵戴文，下家是孙殿英；杨明卿在孙殿英之下。

梁化之一看这阵势，心中稍宽，知道上可借赵戴文之力。下可卡孙殿英之牌，对已十分有利。他伸脚轻踢赵戴文，示意同伴多加照顾自己，赢钱后两人均分。

赵戴文伸手摸着下巴，向梁化之挤眼暗示已解其意，接着此地无银三百两似地说：“咱们先把丑话说到前头，输赢不是大事，捣鬼绝对不行，一旦发现要罚款十倍。”

“对！”梁化之立即响应，“不兴捣鬼！捣鬼者是甘认王八！”

“就看你们俩老西儿剜心割肉吧！”杨明卿也不示弱，把平日里骂人“扣门”为老西儿的话也说了出来。

孙殿英一言不发，心中暗笑两位特使财迷心窍。利令智昏，竟把我大麻子当成顽童来耍。

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赌王，在十三岁就以赌养活寡母。那时，他和一帮流浪少年掷钱做赌。钱为清朝一文面额的铜钱，圆中有方孔，一面铸有“乾隆通宝”之类的汉字，称做“字”，一面铸有满文，称做“面”。赌时将三枚制钱平放手心，落地呈“面”为赢，呈“字”为输。他凭着天生聪明，几经琢磨和多次试验，掌握了不同重量的铜钱在不同高度时下落呈现的不同情况，达到了要“字”有“字”。要“面”有“面”的程度，竟获以赌为生。游赌四方的嵩县赌王曹洛川青眯，被其收为得意门生。他远离家乡永城县孙庄村，随曹洛川于许昌。巩县。洛阳。嵩县一带赌博，精心研究赌术。二十岁时，他学成高明赌术，离师独闯江湖，很快就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财主。他赌技高明，但难免捣鬼，终在二十二岁那年被人扭送入狱。他因祸得福，在狱中结识了豫西绿林好汉焦文典，得其指点，方知捣鬼有术但也有有限终难成大事之理，要想出人头地成就大事必须弃赌从政从军。他

没文化，从政是不成的，出狱后便当了兵，凭着机智聪明，三十二岁时混到了豫西镇守使署机关枪连少校连长的职位。这时候，他依然照赌不误，不同的是已非以赢钱为目的，而是以交友为目的。他认为，在金钱面前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秉性和品德，择其善者结为挚友，确实交下了不少相伴终生的好友。

一次，他与镇守使的副官禹某推牌九，将禹某赢了个分文不剩。禹副官向周围的人借钱扳本。这些人都知他不是孙殿英的对手，不肯借钱给他，反劝其偃旗息鼓。禹副官大怒：“不借就别借给，我才娶了一个老婆，把她押上。不过，打牌时不许捣鬼。”孙殿英大笑：“和你打牌就根本不用捣鬼。”起上牌来，禹副官见牌好大喜，结果打下来仍然是输，气得摔牌便走，弄的在场人目瞪口呆。孙殿英愣了一阵子，火气上升：“妈的！弟兄们玩牌图个高兴，莫非真要你的老婆。输了说句软话就是了，还想凭着镇守使的副官压人吗？要是这样，我非要你的老婆不可。去给我把他老婆弄来！”他手下弟兄立即遵命照办。那女人姓魏，早闻孙殿英豪爽大方。轻财好义之名，见丈夫如此轻贱自己，也乐得弃他嫁孙，当天就和孙殿英入了洞房。

话说回来，孙殿英连老婆都是赢来的，哪里把这两个特使放在眼里？他决计要显示一下自己的手段，让他们知道天高地厚，上手就掣了500大洋。打牌时平和不和，给牌不吃，和的就是“扣四张”外加“清一色”或“一条龙”。这样一来，“门清”加番，“扣四张”加番，“清一色”和“一条龙”加番，自摸加番，一和就是加四番，打的是50、100、200一和，庄上一和就赢他们每人2400大洋。两圈牌下来，他不仅赢回了输去的万余元，还赢了两特使自带的万余元。

两特使更是视财如命，遭此惨败，不禁汗如雨下，心慌手颤。他们偷眼看孙殿英，见他豪无倦意。精神抖擞，自知再打下去也决无胜算之望，只有走为上策。两人互看一眼，交流了收兵的想法。梁化之苦笑着开口：“孙镇守使，天不早了，还打吗？”

“怎么，怕输啦？”杨明卿快人快语，抢先搭话。“老规矩，上场八圈，起码也得四圈吧？你可是有言在先的，怕输是龟孙呀！”

梁化之被杨明卿噎得张口结舌，翻他两眼，无言答对。

赵戴文擦擦满脑门的汗，强挤出一丝笑：“我们是不怕输的，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只是出门在外，赌资已光，没法再战喽！咱们改日到太原打八圈一决雌雄如何？”

“没钱好办！我借给你们！”杨明卿得理不饶人，非得让他们张口认输方肯罢休。

“借下如何还呀？”

“我派一连兵到太原取去。”

“这个，这个……”赵戴文抓耳挠腮，不知所以了。他已感到了赌王的高明，清楚借多少就会输多少，然而认输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算啦！算啦！”孙殿英宽容大度地笑着，把牌推开。“弟兄们凑到一块儿随便玩玩，那能认真？这钱，我分文不要，全部奉还两位老兄。”

“真的？”梁。赵惊问。

“小意思！”孙殿英手指桌下那箱银元，“这也送你们啦！整整两万块，加上原先输给你们的一万多，你们自己分去吧。”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梁化文连连摆手。

“让我们如何谢你呀？”赵戴文激动地连声调都变了。

他们那里知道，就这孙殿英也是赚：他本想一人送他们两万银元的，不料他们不知好歹一人输了五千。他只需一人给他们一万五就凑够两万之数了。

“谢什么？我大麻子受阎都督厚爱，全仗两位老兄美言，一直无以为报，心下不安。二位大驾光临大名府，为我第12军增辉不少，区区两万元，算得了什么？送二位老兄路上喝茶吧。你们如真想帮我，不妨回太原后，在都督面前讲讲我的打牌技术。”

“打牌技术？”两位特使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孙殿英此语何意。他们到此，还未谈正事，却已感到主人开始逐客了，让他们如何交差呀？

“真笨！”杨明卿皱眉喝斥，“想一想麻哥如何赢你们的？”

“没见如何捣鬼呀？”梁化之疑惑地看着杨明卿，盼其指教，对他的蛮横则是无可奈何的。他知道，此公乃孙老殿手下第一爱将，此行有求于他们，是丝毫不能得罪的。

“请杨兄指教，好让我们学上一手捣鬼技巧。”赵戴文谦恭地说。

“捣什么鬼？麻哥和你们这些臭牌篓子打牌，还用得着捣鬼？我的意思是，他和的都是什么牌？”

“和的什么牌？清一色，一条龙，自摸……”

“对！”孙殿英已躺到烟榻上抽起了大烟，笑看着自言自语的梁化之和赵戴文。“我不打则已，真打就喜欢这样，要自摸。清一色。一条龙。”

“啊——”梁化之恍然大悟地大叫，“镇守使的意思是参加讨蒋之战，队伍要清一色的自家兄弟，这一一条龙是何意呢？”

“是不是谭温江旅长？”赵戴文问。

“大哥高见！我孙大麻子就是要我的温江兄弟。我老殿挖了满清皇帝的坟，多亏阎都督一力相帮，才有了今天。我老殿是有恩必报，活就活个义气。今天，你们传阎都督的话，要我打老蒋，我应听从遵命才不亏这义字。可是，我温江兄弟还在北平大狱里。我的队伍假如是一条龙的话，眼下还卡着这张牌，叫我怎么和牌？这仗，叫我怎么打？叫我怎么和弟兄们谈这义字，让他们去卖命？我陪你们在这儿打牌，吃香的，喝辣的，比神仙都自在。我温江兄弟却住在监牢大狱里，让我一想就难过的吃不下……”孙殿英说着，眼里噙上了泪花，哽噎着说不下去了。

他很会做戏，但这并非做戏，而是真情流露。

当年，他赢得魏氏为妻后，豫西镇守使丁香龄闻之大怒，立即派人去抓他。他从来人口中知道没有好果子吃，拉上全连进了中岳嵩山，当上了杆子头，打家劫舍，搜刮民财，几经春秋使队伍扩展为五、六百人。1922年，他接受招安，编入豫军第五旅慈玉昆部，成为独立团团团长。1924年，他不甘寄人篱下，脱离第五旅，自封为独立旅旅长，招兵买马，兵力达三千余。他的核心力量都是清一色的拉杆结伙弟兄，有着同甘共苦的患难情义，关系自然密切。官兵们办了坏事，他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追问，偶见官兵受罚，他还要淡淡地嘱咐他们的上司一句：“要照顾弟兄们的感情呀！”一旦知悉那位官兵受罚过重或疾病在身，他还要亲事汤药，或赠于钱财。他常与部下赌博为戏，看到谁输光了，就叫司务长支钱给他，不记账，不扣还。他以这些手段笼络人心，使他的队伍唯他的命令是听，绝不含糊。谭温江是他东陵盗宝的一员干将，因其妻将慈禧墓中的两颗夜明珠缀于鞋上在北平看电影，引起警方注意而被捕，当了孙殿英的替罪羊。孙殿英对一般部下还那么看顾，对他当然更是挂念了，送两位特使大量银元就是想买出他来。

赵戴文劝道：“镇守使，别伤心！都怪我们粗心，把温江的事给忘了。这样吧，我们一回太原，立即禀告会长，请他马上放温江回来。”

“对！对！这事包我们身上了。谭旅长有个三长两短，你见面就吐我们一脸唾沫。”梁化之也急忙相许做宝。他知道，阎锡山和馮玉祥联合反蒋，急于用人，以一人换得数万大军，阎锡山准干。

“真的？这可要先谢谢二位老哥了。只要温江老弟脱得牢狱之灾，叫我孙大麻子……”孙殿英突然住口，泥塑木雕般地呆住了。

杨明卿以为他过于激动而得急病。忙呼：“麻哥！麻……”

“嘘——”孙殿英伸手止住他的呼叫，示意他静听。

屋中顿时鸦雀无声。

寂静的夜空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弱到强，越来越

近。

杨明卿一惊：“有马队前来！”

“什么人呢？”孙殿英掏出怀表看看，“才拂晓五点。不到早操时间，是不是紧急军情和惊了战马？”

“我去看看。”杨明卿猛地往起一站，“马弁！走！”

“别急！再听听！”孙殿英冷冷地说，“慌什么？在这儿，量他没人敢来我大麻子这儿捣乱。”

杨明卿的一声吼，早惊醒了司令部所有人员，副官、马弁、秘书、参谋齐集院中，荷枪实弹地对着大门。

马蹄声越来越响，在司令部门口嘎然而止。

一声长吼响起：“谭旅长到——”

“是他！”孙殿英喜上眉稍，扔下烟枪，鞋也顾不上穿，小跑着出屋。

谭温江也是一溜小跑进院，看见孙殿英，“咕咚”一声跪到他膝下大叫一声：“麻哥！想煞兄弟了！”

“兄弟！”孙殿英抢上一步，双手搀起谭温江。“果然是你！大哥也是为你寝食不安呀！受委屈了吧？”

“没有！有大哥在外边花钱打点。我一点罪也没受。”

“真的？叫我看看！”孙殿英放开他，后退两步，上下打量一番，连叫“瘦了，瘦了！”

“哪里的话？在里边有酒有肉，不出操，不打仗，还能瘦得了？是大哥不放心吧？”

“可不嘛！”杨明卿插话，“刚才麻哥还向这两个山西省贵客要你呢。说着说着还掉了泪，死乞白赖地求人家呢。哎，在里边有小娘儿们陪吗？”

一院子人本来很动情地看着这场“兄弟会”，忽然听到这后一句话，不禁哄地一声笑了。

“净说这着三不着两的话，也不怕让温江弟妹听见了骂你。”孙

殿英含笑瞪杨明卿一眼，又问谭温江。“兄弟，你是怎么出来的？”

“昨天一早，张荫梧市长到监狱里传闫老西儿的话……”

“不可瞎说！”孙殿英打断他的话，难为情地看看两位特使。

“对！不该当着和尚骂秃。”谭温江也看到了特使，冲他们挤挤眼。“说是放我出来打老蒋。我一听，高兴的不得了，夺路出来，到咱12军办事处叫上几个弟兄就马不停蹄地往回赶。”

“你是为打老蒋？”孙殿英眉头一皱。

“这事，我不管。一切由麻哥安排。我是太想你了，管他打谁呢，让见你就中。”

“好兄弟！”孙殿英眉头一松笑了。“明卿，快通知弟兄们，想温江兄弟的都来军部。今天全军改善生活，我在军部为温江设宴洗尘。”

杨明卿答应一声，转身派一副官去通知。

孙殿英拉上谭温江：“走！去和弟兄们亲热亲热！”

“我自己去吧！”

“也好！呆会儿回来。”孙殿英松开谭温江，看他走进人群，转身回屋。

梁、赵两位特使跟在他身后问：“谭旅长回来了。这回该……”

“容我认真想想好吗？”

“还想什么？”赵戴文急赤白脸地说，“你不是说谭温江一回来就……”

“就什么呀？”孙殿英笑着打断他的话。

赵戴文一时语塞，难以回答。他记起来了，孙殿英正要表态时，谭温江就回来了，确实什么也没说出来。

孙殿英宽厚地一笑：“不要急！我会正确处理此事的。队伍是大家拉起来的。如此大的行动，不和大家商量怎么中？你们容我个时间，先回住处歇歇好吗？”

“好吧！”两个特使无可奈何地答着，心中暗骂：“狡猾的盗墓贼！你的人一回来就变卦！什么商量？谁不知道这队伍是你的？你不干就明说嘛，何必往别人身上推。”

这两个特使猜的不错：孙殿英确实不想干，要求放谭温江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拿钱给特使有买回谭温江的意思，也有拒绝反蒋混战求特使在阎锡山面前美言的意思。他想既不得罪阎，又不得罪蒋，保住自己这支队伍。

他的队伍来之不易。那年，他自封旅长，进军安徽亳州，受到了安徽，河南两省官军的围剿。面对即将来临的灭顶之灾，他采取了绑票手段，胁裹亳州士绅财主 200 余人撤离，扬言官军逼急了，他就撕票杀人。他成功地吓住了官军，平安到达山东曹州，之后让亳州人拿钱赎人，赚了一笔钱。不久，他投靠混世魔王张宗昌，为他打莱芜，攻南口，两战两捷。北伐军起，他见机行事，接受改变，成为国民革命军第 12 军，驻防冀东，自筹粮饷，万般无奈之际，演出了东陵盗宝的丑剧。他从 22 岁立志带兵，惨淡经营了 23 年，由兵到匪，由匪到兵，兵兵匪匪，匪匪兵兵，几番生死才有了这点儿家底，岂肯轻易为阎西山而丢掉？不干又如何向阎锡山交待？当然，他觉得不欠阎锡山的，受封大名镇守使是因他给阎送上了陵中之宝，谭温江在狱中受优待是因他花了大笔的钱。他所担忧的是得罪不起阎锡山，万一阎锡山胜了怎么办。

孙殿英不知如何是好，琢磨着对策，忽听耳边有人叫“麻哥”，他一激灵回过神来，见是参谋长冯养田，眨眨眼不知说什么。

冯养田告诉他：“冯玉祥的说客也来了。”

“谁？”

“门致中和李鸣钟，劝我们倒蒋归冯。赌注下的不小，任命你为讨蒋第五路军总指挥，开拔和弹药消耗由他全包，打垮老蒋后任命你当安徽省政府主席。”